

短篇小說

人類愛

清泉

西北風針刺似的吹在臉上，雪花現在衣領內，化成水立即又結成冰。我摸出一條白毛巾，圍在頸間，這樣既堵住了風雪向衣領灌，又掩蔽了我全身唯一一露在外面的黃色領圍。我的大衣是反穿的——這是為了適合雪地裡的偽裝。我來換哨——這是最容易的一個單人潛伏哨，是夜間特別推向前面的。我握好姿勢，把視線不放在地面上——夜間最宜採取低視。我前面是一條河，另外沒有其他障礙；但河水已結了一層很厚的冰，上面又積了很多雪，已不成爲障礙了，除車輛外，人員可暢行無阻。

敵人也在那邊，他比我稍近十分鐘，我可以聽到他們在交代，因為是從那邊吹過來，而且我們的距離又那麼近——僅有三百公尺。我換哨時，敵人是是否聽到了，我不知道，不過，我們雙方好像都有點默契的，誰也不肯輕易的放一槍，雖然說：乘換哨時射擊，可以射殺對方，但我們沒有那樣做。原因很簡單：在戰幕未揭開前，要有充分休息，以準備應付即將到來的殘烈緊張場面，假使我一鳴槍，勢必驚擾全營官兵，徒傷疲勞。敵人呢？我不知道；但我知道：假使在我換哨時間內，敵人來攻的話，那場開槍戰爭序幕第一個開槍的必定是我，因為我是第一個最近敵人阻擾敵人前進的哨兵；所以我感到很榮耀，更加珍惜我這第一槍了。

雪下得更大了，風也轉緊，我的視線更加模糊了，而且要時常站起來抖落身上的雪，但我不能稍事馬虎，因為全營官兵生命都靠握在我手裡；同時經驗告訴我，越是這種天氣，敵人越會利用它投機取巧，所以我更加小心的監視着。當我再次起來抖雪，剛剛蹲下時，兩個白嫩嫩的東西在向我爬進，我本能的端起槍，對準了那個方向，但沒有放。『不要上當。』我提醒自已：『也許他是來搜索我這崗位的。』我很快移動了一下哨位，心想：『用不著鳴槍，憑我的體力，對付他兩個沒有問題。』我順手拂去了刺刀上的雪，告訴它：我要借重於它，請它幫忙了。

我們一場搏鬥尚未開始，另外一件事發生了——大隊敵人羊群似的蜂擁而來——他們發動攻擊了。時機已到，我對準了剛才那兩個中最後近我的一個，放了第一槍，這第一顆子彈沒有白費，它取得了應得的代價，我眼看着他倒下去了，但他死還未發覺我；接着我又扣動了兩下扳機，完成了我的報警任務。

我該撤退了，但我不能直路跑回去，那無疑是引狼入室，我得迂迴，以讓出彈道來好射擊敵人。可能是我跑錯了白天偵察的路線，其實路早就被雪掩沒了，正猶豫間，覺得左小腹好像被火刺穿了一下，用手一摸，一股濃液在向外溢，我暈倒了。

當我醒來時，發覺我躺在何方彈道底下；雪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停了。星光彈流星似的在空中穿梭，迫擊炮彈呼嘯着從頭上飛過，爆炸時，紅光一閃，我看見它在和敵人聯袂接吻。我不知道害怕，也不知道疼痛，我看得到有點癡呆……我覺得到這倒是一個安全地帶，伏在彈道底下看戰爭，誰也沒有看到這戰爭真實的真相了，我感到驕傲。

敵人的攻擊更加猛烈了，天也快亮了，這是敵人最後一次的孤注一擲。眼看敵人的節節向我接近，我的生命受到重大威脅，我又端起槍來準備射擊，但它已不爲我所用了，血淋淋的雪花已把槍機凍住了。幸好兩顆手榴彈還在，我扭開保險蓋，準備與敵人同歸於盡，但敵人這次攻擊又失敗了，留下了更多的屍體。槍聲沉寂了，我試着想爬回去，但我失敗了，傷口在痛，我咳嗽一聲，却引來了一顆手榴彈，我閉着眼等死。

感謝上帝，它沒有爆炸，當我睜開眼時，一個人影向我撲來，我頓時勇氣百倍，一躍而起，我倆擁住了，他手裡有把刀，但他的左腿卻不大管用了，我倆撕扯着滾滾滾去，最後我使出了全身氣力，按住了他而我用在左臂的力量更大，以防止他那隻握刀子的手揚起來，

所以直到我奪下刀子，把他刺傷，他的右手還被按在雪裡，沒有揚起來。雖然，我處在這生死的搏鬥，但我沒有忽略那邊；我怕死地裡再跑出來一個，那我就完了。幸好這類事沒有發生。他躺在那裡不動了，但沒有死，在不不住的呻吟，加上風吹雪捲的呼嘯聲，聽來真像慘厲；並且他還哀求着：『要我再給他一刀，別讓他這樣受下去，但我沒有，除非他又要求起來殺我。我倆都按着時間快點過去；傷者要求速死，我盼望清靜戰場者速來，我好快點離開這兒。』

我的思緒隨着時間在混亂，不知在想些什麼？我彷彿進入了那邊半個世界看見無數的母親在喊着自己的兒子，無數的妻子在悲痛欲絕的要丈夫，無數的……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，哭倒在母親的懷抱裡，會晤了玉潤，還有弟弟……我又是一聲哀號，把我拖了回來，看看傷者那邊死者和我自己，我的眼在落淚，但很快又被我抹掉。我凝視着流淚者，他是那麼年青，最多不過二十四歲，長臉型、高鼻子，兩個嘴角在抽動，眼睛雖然在流淚，但我可以看出它平時多麼晶瑩傳神；我爲這年青的生命悲哀、惋惜。過了一會兒，他喃喃着在喊：『媽媽，還有一個女人的名字，這使我一震，我爲那年的母親而哭，爲那不幸的女人而哭。我控制不了情感，良知驅使我爬近了他身邊，他兩眼凝視我，懷疑我還要再給他一刀。我喊了一聲：『朋友。』他沒有表示。我解下頸上的毛巾替他拭去了結冰的淚水。我說：『我想替你包紮傷口。』

他沒有答言，但淚水却更洶湧的從眼眶裡滾了出來。我解下綁腿，替他裹傷，發覺傷勢很重，創口還在向外流血。裹好了傷，我又脫下大衣，替他蓋上。停了一下，他嘴角牽動了兩下，望望我，說話了：『請給我一口水喝好嗎？』我取下水壺，遞到他嘴邊，他喝了口水。從眼神裡，我可以看出他是多麼感激我。

『謝謝你，朋友』他又笑着說：『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呢？』他的問話，使我躊躇滿志不知所答。那末久，我方說：『我們之間沒有仇恨，而且我們都一樣的青年，你傷比我重，我應當看顧你。』停了一下，我接着說：『假使是你，你也會這樣做的。』他搖搖頭：『不會的，他們教給我的，是仇恨人類和殘忍的殺戮，剛才我對你的，就是一個例子。』頓了頓又說：『不過以後不死的話，我會學你。』他潛在的理性萌芽了，又變成了一個人。

『你的傷勢不重，天亮了，我送你到醫院去，很快就會好起來的，傷好了，我設法送你回家。』我試着安慰他。

『不！我不想回去了，以前我錯了。』他堅決而又懺悔似的回答。

(下接二六頁)



。起而隨一，倍百氣勇時頓我

這片刻的沈默，引導我的思緒飛過了那半個世界，我看到了無數的青年在被奴役！無數的青年在被驅迫；無數的青年在被……我爲他們悲哀，我替他們吶喊、替他們呼籲。不知甚麼時候，傷者有些轉變，他嘴角升起一絲笑容，這使我的心情鬆弛了許多。他又說：「你們能要我嗎？假使不死的話，我想跟你們在一起。」說完，他眼巴巴的等我回答。從表情中，我能看出他的真誠、懇切。

他伸出了右手，我們緊握在一起，那末久沒有分開。我覺得我握的不是他一個人的手，而是那個世界所有青年人的手。我們之間的距離，在這短短時間內，做着急劇的轉變。

[illegible]

正在此時，有人來了，朦朦中，我看出那是我方清掃隊，我心裡一鬆弛，我爬不動了。

去說出，因我下印傷者的名字。半響，我才想起了這條問：「受傷的字樣注在耶里。」

「你不能再動，小心傷口再出血。」醫官警告我。經我說明了原委，醫官叫護士推了一

（拉自鞋底）

高雄市楠梓區東寧里4號

彰化縣埤頭鄉永豐村東西路68

彰化縣竹塘鄉長安村東陽路22

[illegible]

屏東縣枋寮鄉天時村27號

高玉海
臺中縣霧峯鄉萬豐村中正路155

臺中縣霧峯鄉四德村新埔巷3

「我不要想，你會好起來的。」我安慰他。我請求警官把我拘未立移到這裡來，醫

「真的不能救了，我可以輸血。」我責怪醫官不盡心醫治。「求求你，把他醫好。」

「不要難過，你做得對，你做得起他，你應該快樂。」我一陣心醉，淚如泉湧。我堅決請醫官把我的床移到這裡來，他答應了。我倆躺在一起，而我的心却怎麼也安靜不下來，

他睜開眼看看我，兩顆豆大的淚珠，又從眼角滾了出來。

你，是我錯了，我恨那驅迫我的人，他是你的敵人；也是我的敵人。」他喘息了一下又說

「你要我替你做些什麼？要不要我替你寄封信回去。」我哽咽着問。

傷癒出院時，我到墳上來看他，我撫着墓碑，默默落淚。他那英俊的面孔，又映現在

鄉三德村中央路60號
鍾鬧治
臺南縣新化鎮武安里中正路55號

賴夢熊 嘉義縣太保鄉港尾村1號

鍾草洞里9號
鄧四村永平各08
林海男
臺中市北屯區仁美里豐樂巷17號

蘇東里林森路4號
金旁臺南縣東山鄉東中村鳳尾晉2號

鄉龍岩村6號

鄉下坑村太平路52號
黃金盛
高雄縣路竹鄉下坑村112號

鄉龍岩村6號
金里村頂平巷3號
黃伊藤
臺南縣善化鎮小新里162號

寄匯額獎

1

化學肥料服務社啓